

吐鲁番学 研究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

JOURNAL OF THE TURFAN STUDIES

Edited by Academia Turfanica

Essays on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urfan Studies
The Origins and Migrations
of Eurasian Nomadic peoples

第三届
吐鲁番学
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吐鲁番学 研究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

JOURNAL OF THE TURFAN STUDIES

Edited by Academia Turfanica

Essays on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urfan Studies

The Origins and Migrations
of Eurasian Nomadic peoples

第三届

吐鲁番学

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
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
编.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
ISBN 978-7-5325-5536-9

I. ①吐… II. ①新… III. ①游牧—民族历史—吐鲁
番地区—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84. 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5538号

吐鲁番学研究

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16 印张58.5 插页5 字数1,420,000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978-7-5325-5536-9

K·1275 定价：258.00元

贺 电

第三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秘书处：

今悉第三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金秋十月的吐鲁番召开，深感欣慰，谨谢大会对我的邀请。我以吐鲁番学学会顾问的名义，热烈祝贺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隆重召开。

吐鲁番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是因为吐鲁番有人类文明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千年以前，宏伟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那沧桑矗立的残垣断壁，仍旧能想象出当年在丝绸之路上的繁华与昌盛。驼铃声声，商贾穿流。在广袤的吐鲁番盆地留下众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信息，成为今天我们研究丝路文化有力的佐证。说其年轻，是因为吐鲁番学研究从启蒙至今仅有一百年左右，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才初出茅庐。然而，中外学者云集，成果累累，使吐鲁番学一步步走向成熟、走向世界。我深信，此次研讨会必将有益于吐鲁番学学术切磋，互相交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本届盛会，我非常愿意参加，因届时另有活动，难以分身，深感遗憾。

我衷心地祝愿，第三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吐鲁番学的故乡取得圆满成功！

铁木尔·达瓦买提

2008.10.15

贺 词

吐鲁番学研究院：

值此第三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及会长季羨林教授,对此次会议的举行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前些日子,我们向季老报告:本次会议的举办,在百年吐鲁番学史上应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会议将吐鲁番学真正置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涉及诸多学科领域及其交叉、综合、比较研究,进一步开拓了这门学问的深度和广度;会议邀请了为数众多的世界各国著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并讨论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充分展示了举办方的学术眼光与胸怀。季老对此深表赞同并充满了喜悦之情。他期望并坚信此次会议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大大推进吐鲁番学在世界的发展。他委托我们向与会的新老朋友致以最亲切的问候!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全体代表在吐鲁番生活愉快、一切顺利!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 柴剑虹

2008年10月19日

目 录

贺电	铁木尔·达瓦买提
贺词	柴剑虹

考 古 卷

对吐鲁番学研究的再认识	吴敦夫	1
吐鲁番盆地青铜时代至初铁器时代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李 肖	3
About Cultural Contacts in Altai in Bronze Age	Kubarev Vladimir	21
Discovery of New Cultures of the Bronze Age in Mongolia (According to the data obta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entral Asiatic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Alexey A. Kovalev	30
吐鲁番胜金店墓地考古发现与研究	张永兵	54
New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the Stone Age in At-Bashi Rayon	Aida K. Abdykanova	61
Things of Chinese import in ancient Turkic burials of Altai (To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rade and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Turks and China)	Kubarev Gleb	67
Культурные связи Саяно-Алтая и Китая в VIII-IV веках до н. э.	Леонид Марсадолов	74
Out of the East: Chinese and Eastern Eurasian Components in the Tillya Tepe Assemblage found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Karen S. Rubinson	88
Tall Hats: Reaching to the Sky	Karlene Jones-Bley	92
试论新疆出土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铜镞	田中裕子	99
The Culture of Central Tien-Shan Nomads, Semirechie and Future Trends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Kubatbek Tabaldiev	107
中国东北地方青铜器文化和朝鲜、涉貊	宋镐晟	110
トルファン五銖銭と中原五銖銭	岡内三真	115
Tsaraam-Xiongnu Royal Complex in the Trans-Baikal area	Sergei S. Miniaev	124
秦汉时期中原与中亚地区单兵制式化装备比较研究试析	李 韬	137
腰刀与发辫——唐陵陵园石刻蕃酋像中的突厥人形象	张建林	175
Costume of the Early Turks in Chinese Art of the 6 th -7 th CC.	Sergey A. Yatsenko	178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突厥因素略论	陈 凌	190
新和县克孜勒协海尔古城调查与研究	张 平	201
Khotanese Collection of the State Hermitage	Elikhina Julia	209

Chinese Seals in the Mongol Official Documents in Iran: Re-examination of the

Sphragistic System in the Il-khanid and Yuan Dynasties	Yokkaichi Yasuhiro	215
鄯善洋海墓地出土毛织衣物的特点	贾应逸 李媛 玛丽亚木·依不拉音木	231
TAM170 出土丝织品的分析与研究	赵丰 万芳 王乐 王博	241
The Wither Away of Aiding Kol and Taite-Mar Lake	梁匡一	268
用地理信息系统看新疆史前时代遗址的分布	后藤健	272
对回鹘文印刷文献进行图像分析的初步结果: 断代和印刷方法的 新探索	孙飞鹏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277
利用 Google Earth 分析与评价斯坦因地图	西村阳子 大西磨希子 北本朝展	287
新疆洋海古人类牙齿人类学研究报告	韩康信	299
鄯善吐峪沟 81SATM2 陶棺人颅	王博	306
交河故城保护加固	李最雄	313
吐鲁番台藏塔遗址保护研究	梁涛	324
Консервация и реставрация деревянной подвески из Берельского кургана № 11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курганов Казахского Алтая)	Крым Алтынбеков	334
土蜂对高昌故城造成的病害分析	杨华	338
吐鲁番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保存情况	古丽努尔·汗木都	344
The Origin of Nomadic Powers in the Eurasian Steppes	Hayashi Toshio	346
The Eastern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asian Nomadic Culture	Ludmila Koryakova	353
On a Traditional Reutilization among Old Turkic Monuments and the Cult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mong Nomad Peoples in the South Siberian Steppe-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Joint Expeditions-	Takashi Osawa	368
The Tomb of the Sogdian Master Shi: Insights into the Life of a Sabao	Albert E. Dien	387
粟特人史君墓: 萨宝生活管窥	丁爱博	391
试析 5 世纪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国存在状况对各游牧势力在西域角逐的影响	李艳玲	394
大蒙古国时期商贸政策的演变——兼论草原之路对蒙古文明进程的影响	刘中玉	403
苏贝希文化木器和木材加工工艺	祖力皮亚·买买提	412
可萨族源考	桂宝丽	420
The Interests of the Rulers, Agents and Merchants behind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of the Yuan Dynasty	Mukai Masaki	428
Sarmatians-People from Central Eurasian Steppes-On their Westernmost Territory	Halina Dobrzańska	446

历史、宗教、语言卷

九、十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	荣新江	449
---------------------	-----	-----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in Uighur Tradition	Peter Zieme	459
吐蕃与突厥	周伟洲	472
高昌回鹘国始末	钱伯泉	478
西汉征讨西域楼兰、姑师军事力量考	李 方	491
尼雅考古资料中所见汉王朝“安辑”精绝故实	王炳华	496
兴复哈密与明正德朝宫廷朋党之争	施新荣	502
吐鲁番对传统中医药学的贡献	宋 岷	509
西汉伊循的两套职官	贾丛江	515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饮食文化交流初探	贺菊莲	520
司马懿之崛起试探	杨晓东	531
试论清初治理新疆的政策	张付新	540
吐鲁番的学童读本与“侧书”——重读吐鲁番所出“卜天寿抄本”札记	柴剑虹	548
对一件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的研究	陈国灿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	554
吐鲁番所出夫役文书与唐代杂徭研究	程喜霖	566
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文书所见的“胡”与“虏”	王 素	580
吐火罗语文献释读百年纪念	徐文堪	586
回鹘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版本、原典及其重构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593
Manichaean Terminology in Sogdian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610
从吐鲁番、撒马尔罕文书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本文献给年初逝世的吐鲁番 考古学家吴震先生	韩森 著 王锦萍 译	623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词语考释	王启涛	641
《编年史》评介	苗普生	648
突厥语《摩尼大颂》考释——兼谈东方摩尼教的传播特色	芮传明	659
高昌摩尼教圣像艺术之宗教功能辨析	王媛媛	670
车师(姑师)的语源、语义及源流考辨	李树辉	687
Uigur Manuscripts Related to the Monks Sivšidu and Yaqšidu at “Abita-Cave Temple” of Toyoq	Dai Matsui	697
The Christian Library at Turfan: the Syriac-script manuscripts from Bulayïq	Erica C. D. Hunter	715
唐诗中所见葡萄(酒)文化景观	海 滨	720
Criminal Law Practices in Turfan Uigurs According to Civil Documents	A. Melek ÖZYTĞİN	743
吐鲁番所出土地租佃契多是民间的互助互惠契	乜小红	759
新疆出土宗教文物及宗教文化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 安尼瓦尔·哈斯木	770
再探石窟用途	山部能宜	784
柏孜克里克石窟方形窟誓愿画配置状况的比较——以图像构图与主题的演变为中心	承哉熹	807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upas of Bamiyan and Rawak in the Light of Recent French		

Excavations	Eléonore Buffler	814
柏孜克里克第 17 窟《观无量寿经变》琐议	霍旭初	838
西域幻术的流播以及对中土小说的影响	王 青	844
大谷收集品中新发现的带有景教符号的地藏麻布画初探——兼论回鹘高昌时期		
景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王振芬 孙惠珍	859
摩尼教与冥府系图像	赵诚金	867
Between West and East — The Central Eurasian Nomads in the Forest-Steppe Belt of Eastern Europe (VI–VII A. D.) Problem of the Human and Animal representations		
		Bartłomiej Sz. Szmoniewski 873
从(偈颂体的)《弥勒下生成佛经》漫谈中印文化交流	刘 震	885
The Wall Paintings of Kizil Cave 118 —— The Story of King Māndhātār and the Early Buddhism of Kucha		
		Satomi Hiyama 893
雅尔湖石窟 4 号窟千佛图像研究	汤士华 陈玉珍	902
Musical culture of the Golden Horde nomads (based on the burial of a warrior with a kobyz)		
		Alexander V. Yevglevsky 913
Forgotten Images and Living Symbols: in Search of Symbolic Tradition in Central Asian Rock Art		
		Andrzej Rozwadowski 920

对吐鲁番学研究的再认识

吴敦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

国人认识吐鲁番,是以其为著名的盆地、火焰山、瓜果葡萄、地处海平面以下,多民族聚居,能歌善舞而入手的。史学界认识吐鲁番,是以其为新疆乃至全国的历史资料的聚宝盆而入手的。由于吐鲁番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东西方人类的汇聚,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存。随着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刊布,以及进入 21 世纪后,吐鲁番盆地的巴达木、木纳尔、交河沟西、阿斯塔那及洋海又陆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使国内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目光又聚向吐鲁番。无怪乎有人说:“即使比起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它在为历史研究者提供珍贵史料方面,也可一争高下。”

历史是研究过去事实的学问,随着时间的逝去,研究者很难掌握全部史实(即使在当代,要掌握某一事件的全部事实,也是很难的),特别是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只能根据已掌握的资料,经过整理、研究去接近史实,可以说历史学是一门缺憾的学问。吐鲁番地处西域,远离中原大地,其文物又数遭多国“探险家”的抢掠,至今流散在世界各地。吐鲁番学的故乡在中国,但像敦煌学一样,由于多国“探险队”的考察、盗窃,致使许多珍贵的文物流失异国他乡,使这些学问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国际性。面对《凉王大沮渠安周造祠功德碑》的拓片,我国史学界先辈们,在震惊之余,纷纷做出努力,利用仅能得到的文物资料对吐鲁番历史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更可喜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吐鲁番学的研究,取得了更大的发展。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一些国家陆续公布了部分从吐鲁番掠走的古文献,也发表了一些对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人们对吐鲁番历史的认识,但这毕竟还不是流失文献的全部,尚存一些缺憾。我相信,随着国家以及新疆的综合实力增强,人们对历史学的需求会有新的提高,吐鲁番学的研究也会更加蓬勃地发展。

在新疆广袤的大地上,吐鲁番地区仅仅是一个较小的部分,吐鲁番的历史也只是新疆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决不能只站在吐鲁番去研究吐鲁番学,而应该从吐鲁番的实际出发,放在新疆历史、中国历史的大范围中去研究吐鲁番学。在新疆历史研究中,可以称之为“学”的方面还很多,如:龟兹学、于阗学、丝路学等等。所以,在研究吐鲁番学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不能人为地、不适当地缩小或夸大吐鲁番历史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独立的历史单元。因此,吐鲁番学的研究必须在立足吐鲁番的基础上,跳出吐鲁番,站在新疆乃至中国、世界的高度去研究吐鲁番学,则是非常有益的。

对吐鲁番学,在学术界可能有不尽相同的定义。但对吐鲁番学应是古代吐鲁番盆地各种学问的总称,认识则是较为一致的。因此,吐鲁番学内涵的涉及面就应当十分广泛了。吐鲁番学最初之所以有浓厚的国际性,是由于国外列强曾先后组成“探险队”到吐鲁番,对这里的地上、地下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过考察、盗窃,一些人对这些文物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发表了专著和论文,取得了一定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文章中,作者站在西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上,歪曲事实,企图在欧洲文化中寻找吐鲁番文

化的渊源,或别有所图,为其政治服务。对此,我们在吐鲁番学的研究中,不仅要有专业水平、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还要有一些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历史文化普及作品,供广大群众阅读和使用,起到以正视听、潜移默化的作用。

古代的吐鲁番,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移民社会。有的专家把吐鲁番的历史分为“四个一千年”,是很有道理的。贯穿在“四个一千年”中有一条主线,即不同民族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当时的吐鲁番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战乱纷争,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安定,促进了农、牧、商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各民族和睦相处,又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的往来和各种外来文明融合交流。正因为如此,才使吐鲁番的文化,既有欧洲、中亚、西亚文化的痕迹,又有中原文化的烙印,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吐鲁番文化遗产。这恐怕不仅是古代吐鲁番的文化特点,而且也是古丝绸之路重镇的文化特点。

一段时间,人们把敦煌与吐鲁番联系在一起,称之为敦煌吐鲁番学,实际上敦煌学与吐鲁番学有同有异,最大的异处在于敦煌遗存地上的多,吐鲁番遗存地下的多,若不是吐鲁番古堡、古墓的发掘,吐鲁番文书的出土,吐鲁番学恐怕不会有今天的学术地位。因此,如何保护好吐鲁番地上的文物和地下的遗存,以及有计划地发掘一些古堡、古墓,也应是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个内容。随着发掘的开展,会有更多、更新的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吐鲁番考古学是吐鲁番学的主要基础。一是,吐鲁番地区有大量的古遗存需要进一步发掘。二是,出土的考古资料需要研究、整理、刊布。三是,考古学专业性很强,原始考古资料并非局外学者都能直接利用。搞好吐鲁番学的研究,必须加强基础工作。对考古资料及吐鲁番学学术史要进一步整理、研究和清理。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清理工作,为保证吐鲁番学的研究科学持续地发展,必须对吐鲁番学的学术史进行科学的、全面的系统清理,以防止在研究中走弯路,避免原创性研究减少、重复性研究增多的现象。这在一些学科中是有教训的。

吐鲁番学兴起之初,就带有浓厚的国际性。吐鲁番学发展到现在,取得了如此丰厚的成果,成为20世纪国际显学,其中,不仅包含着我国史学界辛勤的劳动,也有国际史学界的交流的结晶。进入21世纪的今天,可以说,国际性已成为吐鲁番学的特色之一。当然我们不会忘记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那些抢掠和破坏,但我们是向前看的。我们欢迎对吐鲁番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这不仅是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和规律,而且真诚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是促进学术研究水平提高、发展的动力之一。今后,吐鲁番学的研究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使吐鲁番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吐鲁番学研究院的成立,为吐鲁番学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学术平台,促进了吐鲁番学研究的发展。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吐鲁番文物局暨研究院的同志,克服了许多困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不少成果,成为名副其实的吐鲁番学研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要使吐鲁番学的研究,不断发展,不断出现新的成果,必须有一支专业知识扎实、学风严谨、甘守寂寞、吃苦耐劳、勇于探索的专家、学者队伍。为使吐鲁番学研究后继有人,必须有目的地大力培养年轻的专家、学者队伍,特别是要让这支队伍能把老一辈的史学家、考古学家的优良作风继承下来,继往开来,为吐鲁番学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仅是个人的一孔之见,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和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吐鲁番盆地青铜时代至初铁器时代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李 肖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

一、自然环境简介

吐鲁番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地处吐鲁番盆地中间,下辖吐鲁番市、鄯善县、托克逊县。南抵库鲁克山,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邻;北至天山分水岭,与乌鲁木齐、奇台、吉木萨尔等市县毗连。^①

吐鲁番盆地是新疆东天山中较大的山间盆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以来,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盆地强烈下沉,大部分降到海平面以下,南部的艾丁湖更低,可达-154米,成为世界上最低的内陆盆地之一。这种地势特殊低降的情况,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特殊自然现象的发生。首先,这里夏季的气温特别高,全国绝对最高气温(48.1℃)就出现在这里。在吐鲁番县城以西一处沙地上,曾经测得最高温度达82.3℃,这是盆地内最高的地面温度记录。盆地一年的降水量不足16.6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3003.9毫米。其次,吐鲁番盆地与天山山地之间的高差很大,引起了气压梯度的增大,加强了北来气流的强度,强烈的风蚀与风积作用造成了盆地里的风蚀地貌。^②

吐鲁番盆地位于东天山山脉的南坡,降水稀少导致气候干燥,自然环境以戈壁荒漠为主,仅有面积不大的绿洲,夏季不适于放牧牲畜,但由于其紧邻天山北坡的森林——草原地区,冬季却是牲畜和游牧人温暖舒适的越冬地。反之,吐鲁番盆地夏季充裕的光热资源使其成为古代新疆发展绿洲农业和园艺业较早的地区。所以从青铜时代起,吐鲁番盆地的古代文化在与天山以北乃至阿勒泰山周边、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游牧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来自西方的大、小麦种植技术和栽培葡萄的园艺技术与来自中原的粟类种植技术在此汇集,产生了极具特色的以游牧业为主、农业和园艺业为辅的混合文化。

虽然吐鲁番盆地位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边缘地区,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端干燥气候环境,使得在湿润的草原地区难以保存的有机质文物,如尸体、皮革制品、毛织品、食物等得以大量地、完整地保存下来,其种类和数量远远超出了阿勒泰山区和南西伯利亚冰室墓中出土的同类遗物,使这里成为一个巨大的天然博物馆。对近几十年考古发掘成果的整理研究,证明吐鲁番盆地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在研究欧亚草原游牧文明和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吐鲁番盆地青铜时代至初铁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已持续了近一个世纪,通过对交河故城沟北墓地、^③

① 吐鲁番市地名委员会编:《吐鲁番市地名图志》(内部刊物),1990年,第1页。

② 新疆综合考察队地貌组编著:《新疆地貌》,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1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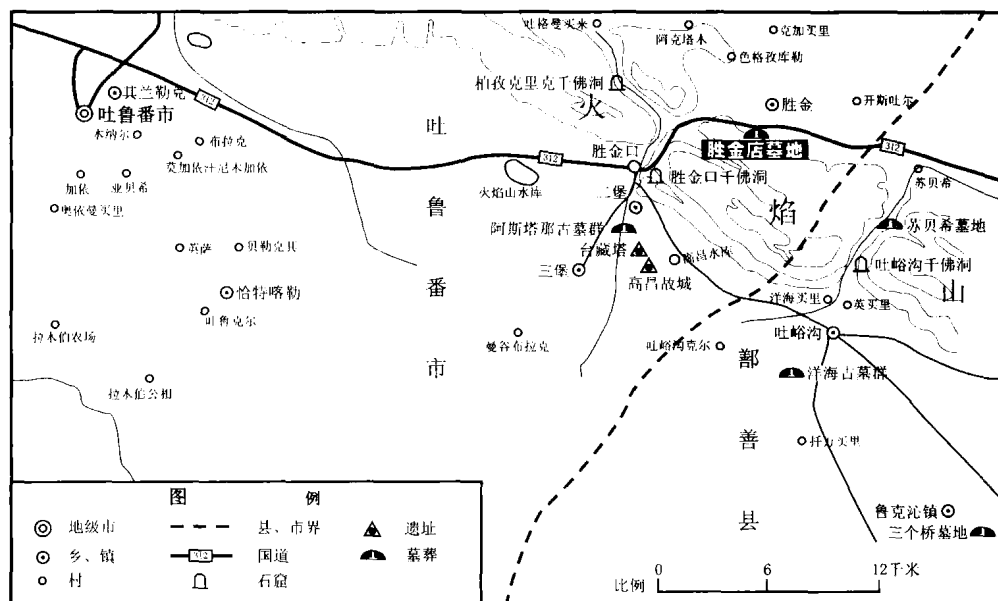
③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

阿拉沟墓地、①艾丁湖墓地、②喀格恰克墓地、③三个桥墓地、④苏贝希遗址及墓地、⑤洋海墓地、⑥交河沟北墓地、⑦交河沟西墓地、⑧胜金店墓地⑨等发掘资料的研究证明,从公元前 1000 年中期开始,在吐鲁番盆地居住着的后来以“姑师(车师)”命名的古代民族已进入铁器时代,过着农牧结合的生活。姑师(车师)人世居吐鲁番盆地,交河城及其附近一带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区域,据史书记载,至迟在公元前 126 年以前,姑师已经立国。《史记·大宛列传》曰:“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到了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姑师在汉朝军事力量的打击下一分为八,在《汉书·西域传》中则出现“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的记载,指明交河城为车师前国的都城。

通过对胜金店墓地出土的遗物,特别是汉锦、漆器残片等具有断代意义的中原文物的初步分析,基本上可以认定该墓地的上、下限在战国时期到西汉早期,社会发展处于早期铁器时代,是当地土著文化的墓葬遗存。

二、考古发掘简介

胜金店墓地位于新疆吐鲁番市胜金乡胜金店村南郊、胜金店水库与火焰山之间的坡地上,西距吐鲁番市 40 公里(图一)。在为配合 312 国道吐鲁番——鄯善段复线工程建设而进行前期考古调查时墓地始



图一 胜金店墓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
-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考古》1982 年第 4 期。
- ③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托克逊县喀格恰克古墓群清理简报》,《考古》1987 年第 7 期。
- ④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鄯善县三个桥古墓葬抢救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7 年第 2 期。
- ⑤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管所:《鄯善苏贝希遗址和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2 年第 6 期。
- ⑥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鄯善县洋海二号墓地发掘简报》,《鄯善县洋海三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 年第 1 期。
- 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交河故城——1993、1994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第二章,东方出版社,1998 年。
- ⑧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96 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汉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7 年第 9 期。
- ⑨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2007、2008 年度对因 312 国道升级改造而遭破坏的胜金店墓地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共清理墓葬 31 座,发掘资料正在整理之中。

被发现。2006年5月,由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公路北侧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考古资料尚未公布。2007年修路施工时挖掘机在路边山坡上取土,又挖出了人骨和器物,靠近公路南侧的墓葬又被发现。同时,吐鲁番学研究院的文物考古人员在此又进行了调查。

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4月共发掘墓葬31座(图二),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物。

1. 墓葬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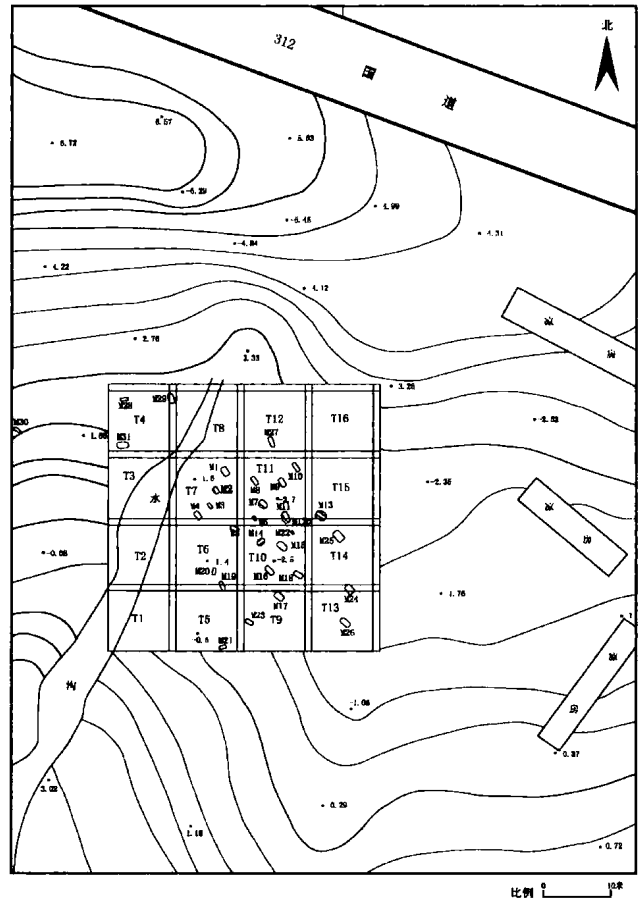
墓地南面为火焰山,北面被旧的312国道工程切断,墓地西侧有冲沟,东面有当地村民用于风干葡萄的晾房。由于历年洪水冲刷所夹带的泥沙在墓地上积滞,致使所有的墓葬都埋在淤积层下,墓地地表无任何标志。采用探方法取去50~80cm表土层后,墓口方才露出。由于地面有斜坡,雨水来不及下渗即流开,而且每次雨水过后都会留下新的保护层,所以有些墓葬保存特别好。

现存墓地呈椭圆形,南北长42米,东西宽23米。墓葬分布均匀,排列有序,间隔3~8米。未见打破、叠压现象。少量成人墓旁有儿童附葬墓。

胜金店墓地的墓葬型制有三种,基本涵盖了吐鲁番盆地史前墓葬的所有型制。第一种为长方形竖穴二层台墓(A型)。二层台设在长方形的两长边上,距墓口深0.6~0.8米,在二层台上横排圆木或厚木板,尽可能严密地封堵塞室口,继而在横木上覆盖毛毡或用芦苇编织的帘垫。再在毛毡或帘垫上覆盖植物秸秆,所用植物有黑果枸杞、芦苇、糜子草、香蒲、麦秸等,其上再用黏土压实。第二种数量最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B型)。直壁,墓口与墓底长、宽相仿。与上一种不同的是篷盖物直接搭建在墓口上。第三种为竖穴偏室墓(C型),这时的竖穴成为墓道,竖穴上口窄长,正底部顺长边留台阶,再向对面掏进成墓室。横切面呈靴形。在墓室口从台阶下向上斜搭成排的木梁,上面铺毛毡或草席,再覆盖植物秸秆,填土。大多数C型墓还用同样的方式在墓道上口即地面上重复搭建棚木,铺芦苇编织的帘子,覆盖植物秸秆,用黏土和成泥后镇压。

葬具主要是长方形四腿木制尸床。长方形边框中有两条横枋,四角各有一只短腿,它们之间都用榫头卯眼接合。上面铺排细木棍或柳树条用皮绳绑紧,有些尸床上还安放一个与其同样大小的长方形拱券顶床罩,床罩用牛皮条和细柳枝捆扎而成,罩上覆盖毛毡。用这样木床的墓在整个墓地群中相对较少,大多数墓葬仅仅在墓底铺细沙和植物茎秆。

该墓地主要为单人葬和双人葬,少有三人的合葬。双人合葬大多为夫妻合葬墓,也有少量同性合葬墓。墓葬中除了早期被盗扰的现象外,还有一部分墓葬尸骨凌乱,应是墓室中早期进水使尸骨移位。另外发现用皮质衣服包裹的散乱骨骼,这种现象可能是二次葬。被扰乱墓葬中还发现两层骨架叠压的现象,这是多次打开墓室葬人所形成。葬式主要有仰身直肢和仰身屈肢,侧身屈肢葬极少。仰身屈肢葬



图二 胜金店墓地发掘探方和墓葬分布图

很有特点,上肢微内曲,双手搭在腹部。下肢上屈,双膝外侧各用一根粗芦苇秆支撑住双腿。

随葬器物中的陶器和木质容器多放于人的顶头位置,而长杆木器如弓箭等都顺放在人体右侧,个别弓袋箭囊还悬挂在墓室盖板上。其余的大多数器物都在其生前携带、穿戴和佩戴位置。

2. 墓地出土器物

墓地所处的火焰山一带,沙质的土层,干燥少雨的气候,以及封闭的墓室空间,使难以保存的木质、毛皮质器物都悉数保存下来。墓葬中出土了许多木器、骨器、皮革制品和毛织物,还有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玛瑙珠、玻璃珠等。木器的器类有碗、杯、盘、钵、豆、桶、刀鞘、簪、锥、扣、槲、纺轮、弓箭、镰刀柄、拐杖、冠饰、假肢等。皮质品主要有皮靴、皮扣、扳指、护套、刀鞘、弓袋箭囊、绘有图案的羊皮画等。陶器多为素面,有些外施红色陶衣,打磨光洁,器物造型规整。主要有杯、碗、钵、壶、盆、双耳罐等。金属器物有铁刀、铁带钩、铜刀、铜耳环、金耳环、动物纹金饰件等。在墓道或墓口填充物中,还出土了为数较多的小麦、黍、黑果枸杞、芦苇、香蒲、骆驼刺、稗子、虎尾草等植物。

木质冠饰奇特而且多样,其中一件通体用薄木板加工粘合而成,呈四方长筒状,中空。底口近方形——因为四个面中只有一个面是平直的,其他三个面都略弧,向外先鼓出以后又逐渐细收成尖状体,中间略粗,与直面相对的那个斜面上方安装一个三角形“尾鳍”或“翼”——像船之尾舵状的薄木片。下端有双小孔,插入木销钉,固定一枚安装在筒中的木条。木条为一细长方体,上面有条形孔,并缠绕头发,以便将木冠饰固定在头顶上。这样的木冠饰为成年男性专用。用于成年女性头上的冠饰有两种,一种是与上述男性相同形状的装饰性器物,用整块生牛皮缝制,整体要小一号,比木质冠饰要轻巧得多,销钉、尾鳍俱全。这种皮冠饰的后面安装两根起支撑固定作用的柁柳棍,从底部一直延伸到顶端。牛皮筒从后面缝合,至二分之一处收小分开,连尾鳍一起包紧粘牢在两根柁柳棍上。出土时置于头顶部,里面尚有头发和黑色毛线编织的发网残片。还有另一种冠饰,下部呈圆筒形,用薄木板弯曲粘贴而成。顶盖与圆筒组装在一起,口微敞,口沿上有两段突起,薄沿,像一个倒扣的木桶。顶盖中部有两个半圆形或长方形孔,便于发辫从双孔内穿出后打结,好将木桶一样的冠帽稳定在头顶之上。桶顶两侧分别安装一根微曲的圆木棍(冠翅),并向两侧叉开一定角度。木冠冕成型后,通体外包羊皮,并染成黑色,类似于长着动物双角的木冠饰才算做成。上述类似的冠饰都有多件,它们的基本形态和用途、用法也相同。

成套的弓、箭和弓套箭囊(古称韬箛、帙,俗称弓箭袋)是胜金店墓地考古发现中的又一个亮点。弓套箭囊出土时用自带的皮带悬系在墓室口木盖板上。弓套箭囊十分豪华,用皮条缝缀在一起,皮带头上系牛角制成的精致角扣,可与宽皮带联结,因此可背在肩上或系在腰间。弓套用羚羊皮缝制,呈梯形,上宽下窄。箭囊实际上是两个圆筒,也用羚羊皮缝制,一长一短,长者带盖,短者敞口。想必平时不用时,箭保存在带盖的筒内,将要用时把箭放入无盖的短筒中,箭尾向上露出一截,用时方便。弓为反曲的复合弓。这种弓不仅个体大、强劲,而且加工工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弓箭兼有狩猎工具、作战武器、健身器械等多种功能,应特别注重其性能。弓者制弓一定要按照时令选取六种材料:杆、角、胶、筋、漆、丝,但吐鲁番盆地缺少后两种材料,用鹿皮胶和羊肠衣替代。杆使箭射得远,角使箭射得快,筋使箭射得深,胶使各材聚合为弓身,肠衣使弓身坚固。弓的加工步骤是先制作弓胎(杆),在制弓材料中弓杆最强,所以用韧性最强的绣线菊(俗称兔儿条)木,火烤弯曲成型。牛角是用来支撑弓体的,先将牛角撕开,火烤压平,弯曲成型后两面都划出条纹,以使用胶粘合,粘贴在弓杆的内侧。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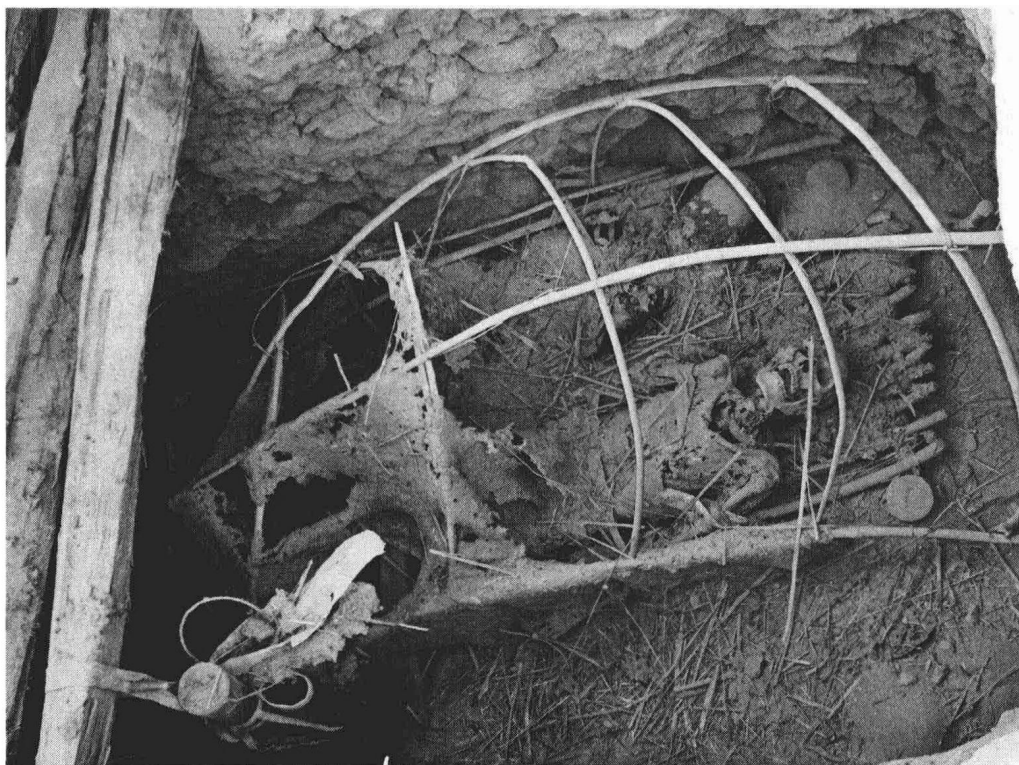
是增加强度的,铺三道在弓杆的外侧。弦反向挂在弓上,烘烤弓体给弓定型。通体再反复缠牛筋、肠衣,刷胶。弓弦用牛筋合成,两端做成固定的环,环上再缠羊皮条,弦的中段也同样要缠皮条,以防过早将弦磨断。

三、相关遗迹的考古发掘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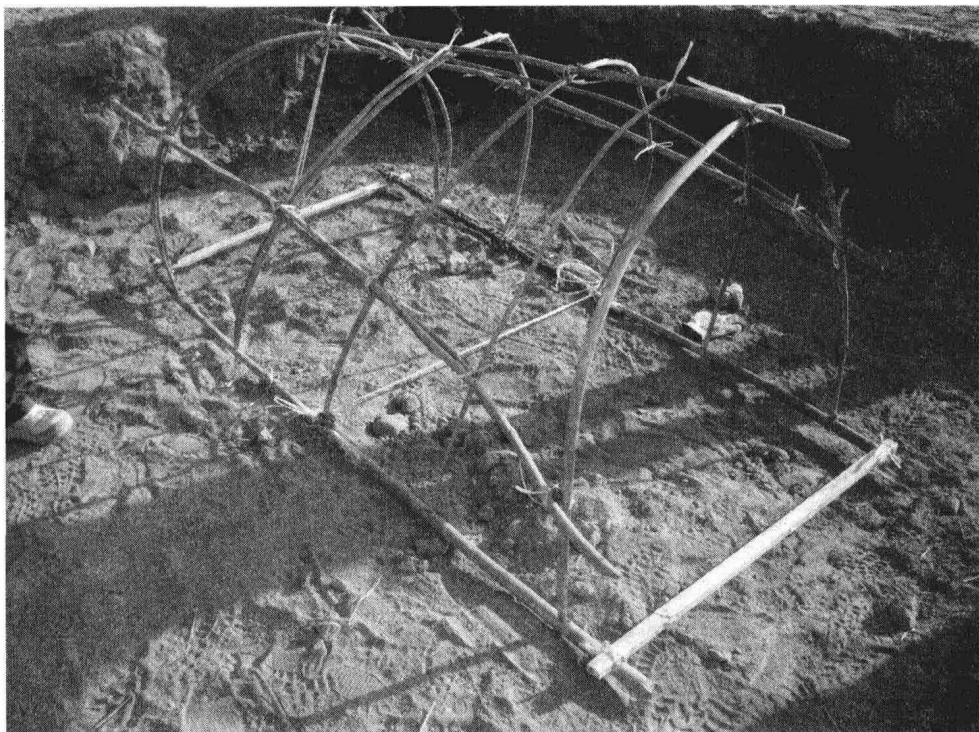
1. 棺罩与尸床

众所周知,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在生活上的重要区别是前者逐水草而居,后者是住在固定的房屋之内。对于迁徙于四季牧场之间的游牧民族来说,轻便,易于拆装,制作材料来源便利的毛皮、毛纺织品、羊毛毡质地帐篷的使用贯穿了整个古代游牧文化史。但是,对于游牧民族帐篷源流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对早期游牧文化帐篷的研究多依赖于文献记载或岩画及绘画作品,几乎不见实物出土。吐鲁番胜金店墓地的考古发掘为我们了解欧亚草原地区游牧文化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游牧民族帐篷的形制、质地、制作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根据早期的文献记载,最早的游牧人是住在马车或牛车上的,所以最早的游牧帐篷实际上就是畜力车的车篷。这次胜金店墓地出土的棺罩为拱形顶的长方形,以直径两厘米左右的树条为框架,构成拱顶框架的树条和构成底部长方形框架的树条以榫卯结构相接,框架的结合点用皮条固定,框架外再覆以毛毡,和现在蒙古族、哈萨克族帐篷的基本结构并无二致(图三)。整个棺罩做工细致,虽是葬具,但在结构构成上和实用的帐篷没有差别(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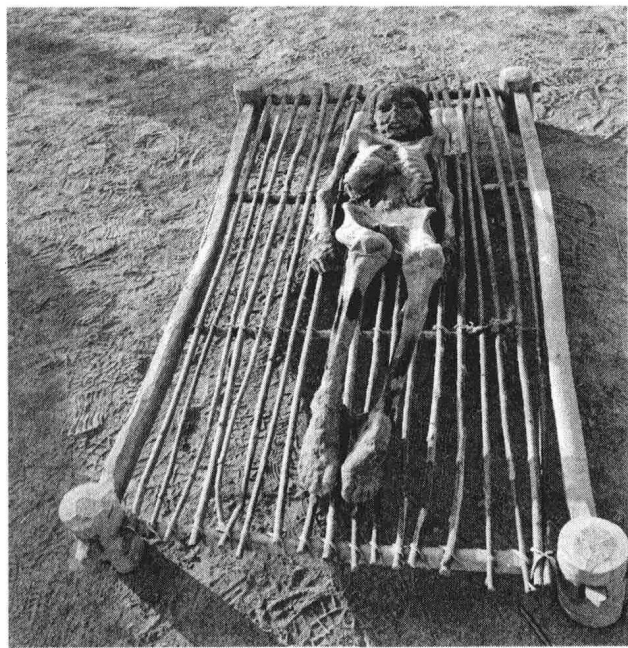


图三 胜金店墓地出土棺罩



图四 实用帐篷

这一时期的墓葬中还有一部分带有床形葬具,即尸床,为木材制成的长方形床形葬具(图五)。从洋海、胜金店墓地的发掘来看,它往往和棺罩配套使用,如果推测棺罩是仿自车篷的话,那么尸床则代表了车厢,由棺罩和尸床构成的葬具组合意味着死者在冥界居住的帐篷,是活人世界所居住的帐篷的镜像反映。众所周知,游牧民族不使用床之类的卧具,因为它不便于迁徙和摆放,而是直接在帐篷的地面上铺陈



图五 床形葬具

毛毡、地毯或兽皮等柔软、可折叠的物品作为卧具。阿勒泰——南西伯利亚和吐鲁番盆地同时期墓葬中的葬具在形制和使用方式上的一致性,说明了这两个地域在丧葬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图六)。

2. 面具

对于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来讲,各种现实的及虚幻的动物形象一直是他们的装饰主题,这一点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更为明显,多为装饰在金器、青铜器、服饰或刻画在岩画上的形象。但似乎只有在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最早将逝者的形象用高浮雕或泥塑的方式记录下来并置于墓地。

在洋海墓地出土的泥塑人面相和南西伯利亚塔什提克文化的墓葬中出土的泥塑面罩在用途上非常近似(图七)。^①

^① 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图一,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